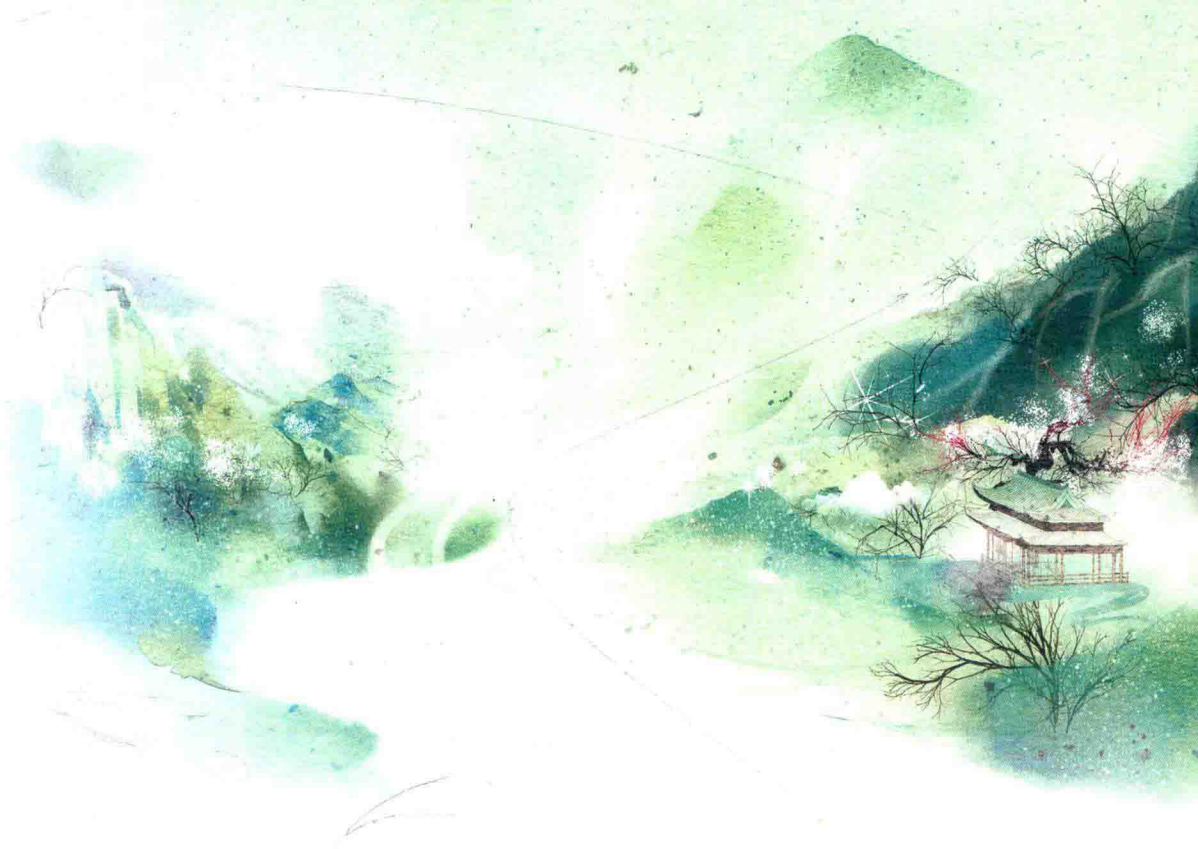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完結篇

我不相信命运，也抛得开仇恨，
终其一生，我想要的不过只是一个人。

盛世江山之

SHENGSHI
JIANGSHAN

①

真爱未凉 著



盛世江山之

浴火成凰

完结篇

真爱未凉 著
上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世江山之浴火成凰：完结篇 / 真爱未凉著. — 青岛：
青岛出版社，2017.1

ISBN 978-7-5552-4009-9

I. ①盛… II. ①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06222号

书 名 盛世江山之浴火成凰：完结篇
著 者 真爱未凉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责任编辑 那 耘
选题策划 孙红彦
封面设计 小 贾
版式设计 孙顾芳
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印 张 48
字 数 698千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009-9
定 价 79.80元(全三册)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，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电话：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盛世江山 浴火成凰

完结篇

目录

[上]

第一章	身世选择	/1
第二章	重回北燕	/26
第三章	二女相争	/53
第四章	鸿门夜宴	/81
第五章	凤府风云	/107
第六章	欲加之罪	/130
第七章	还他清白	/154
第八章	姐妹变化	/177
第九章	家主之斗	/202
第十章	成王败寇	/228



浴火成凰

盛世江山②

完结篇

目录

[中]

第十一章	金蝉脱壳	/251
第十二章	东秦故人	/275
第十三章	可乘之机	/300
第十四章	后位之变	/327
第十五章	别有用心	/351
第十六章	小产风波	/375
第十七章	太后之死	/400
第十八章	临危生子	/426
第十九章	詹家覆灭	/450
第二十章	迟到的殉情	/475



盛世江山 浴火成凰

完结篇

目录

[下]

第二十一章	苍翟登基	/505
第二十一章	编织谎言	/530
第二十三章	阴差阳错	/556
第二十四章	故人重聚	/581
第二十五章	苏琴舞月	/606
第二十六章	太后异常	/632
第二十七章	帝后决裂	/658
第二十八章	阴谋逼宫	/684
第二十九章	棋子反噬	/708
第三十章	携手江山	/733





第一章 身世选择

安宁在云锦的书房，听着云锦调查得来的消息，表面上虽平静，但身体却在隐隐颤抖。

安平侯爷果然跟凤家有关系。

三夫人口中的翔哥，竟真是安平侯爷同父异母的哥哥，当年，安平侯爷继承爵位后，凤家老爷子认回了这个儿子。凤老爷子原本有两子，大儿子名凤翔，也就是三夫人的前夫，而凤倾城，便是凤翔与三夫人所生。二儿子名凤裕，如今替凤家打理着产业。安平侯爷便是那三儿子，现在联系起所有的事，一切都清晰起来。

安平侯爷回北燕遇到了詹楚楚，詹楚楚却已成了他的嫂子，可安平侯爷却依旧心生爱恋，甚至不惜联合詹家，设计逼得詹楚楚亲手将剑刺入凤翔身体。

凤翔死后，北燕国没有了詹楚楚，同时也没有了凤家三少爷，二人回了东秦，詹楚楚成了安平侯爷的三夫人。

一切就是这样，詹楚楚之所以会跟安平侯爷回来，是为了报仇！

只是，安平侯爷是凤家三少爷的事，便是连他的枕边人也瞒着的。

而她……她的身体里，竟真的流着凤家的血！

凤家意味着什么？凤家在拥有强大权势的同时，也是苍翟的仇家，而自己，却成了凤家的人。

“宁儿……”云锦已经来到安宁身旁，看着安宁苍白的脸色，不免担忧，“宁儿，你……”

本想劝慰安宁，竟不知该说些什么。他也因为这个消息而震惊，谁能想到，东秦国的安平侯爷，竟是北燕三大望族之首凤家老爷的儿子？

而苍翟对凤家的敌意，他不清楚事情的原委，但也感受得出那么一些。

叹了一口气，云锦继续开口：“宁儿，凤家的女子，有一个标志，这一点，许多人都不

知道，只是在北燕上流社会中暗传。”

“是……是什么？”安宁心中隐隐浮出一丝不好的预感。凤家女子的标志？竟还有这种东西存在？

“据传，凤家女子的后腰，都会有一个月牙形的胎记……”

安宁如遭雷击，眼前浮现出许多画面……

“宁儿，你的胎记……”

“你说这个吗？这个从小就有呢！长在这里，是不是不好看？你……你不喜欢吗？”

“喜欢，只要是宁儿的，我都喜欢。你身上的每一寸，我都是喜欢的。”

他知道了，他竟一早就知道了！

安宁脸色煞白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安宁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，回想着这些时日苍翟的反常，她感受到他的担心，猜道他在担心什么。

安宁紧皱着眉，闭上眼，似在思索着什么，睁眼之时，眼底已是一片坚定，起身走到书桌前，快速地写下了一封信交给云锦：“表哥，麻烦你帮我送出去，越快越好。”

云锦接过信封，看到上面收件人的名字，眉心皱得更紧了。妙手公子？宁儿送信给妙手公子做什么？

云锦却也没有多留，立即出了书房。等云锦离开，安宁也出了门，只是，她却没有回宸王府，而是从云王府出门，上了马车，直接朝着皇宫的方向而去。

皇后宫中，安宁将自己来的目的，直接告诉了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脸色凝重，看了看安宁：“宁儿，你可想好了？”

“想好了，皇后娘娘，宁儿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”安宁眼中的坚决没有丝毫动摇。

“可是……你知不知道，这样你自己……”皇后素来稳重端庄，但此刻也激动起来。

“娘娘，你不愿帮宁儿吗？”安宁打断皇后的话，娇嗔道。

皇后一怔，看安宁眼中闪烁着的光芒，有些震惊。她自认为是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，但比起安宁，这一刻，她却自惭形秽了。

叹了一口气，皇后拉着安宁的手，眼中慈爱更浓：“本宫那外甥能娶到你，实在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。”

“那娘娘的意思是，您同意了？”安宁脸上一喜。

“本宫能不同意吗？只是事成之后，你可得好好地替本宫在外甥面前美言几句，不然，本宫就遭人记恨了，宸王殿下的怒气，本宫可是不敢去承受的。”皇后娘娘打趣道。

安宁目光微闪：“那皇上那儿……”

“皇上那里，你就不必操心了，本宫来处理，不过，要让皇上看着他最疼爱的外甥那般操劳，他怕是不忍心的。”皇后娘娘目光转动着，“但这一次，他不忍心，也得忍心，可不

能破坏了本官女儿的计划。”

“娘娘……”安宁心中一暖。皇后娘娘对她是越发好了，多久没有体会过母爱了啊，脑中浮现出娘亲的身影，娘亲若是知道自己的决定，也应该会支持她牢牢地抓住幸福。

十天后，宸王府突然来了两道圣旨。

“奉天承运皇帝，诏曰，三日后，皇后娘娘到皇室宗庙斋戒祈福，特宣宸王妃安氏陪同，钦此。”大厅里，宣旨太监宣读完圣旨上的内容，恭敬地将圣旨交到安宁手上，“宸王妃，皇后娘娘斋戒祈福，从来不带旁人的，恭喜宸王妃获此荣宠。”

“谢谢公公，来人，打赏。”安宁接下圣旨。

“宁儿，我也闲着，三日后，我陪你一起去。”苍翟似对这个圣旨很不满，以往的惯例，皇后斋戒要持续月余，宁儿若陪皇后去了，那便有一个月不能回府，他怎能和宁儿分别如此久？

闲着吗？他又怎会闲着？最近，北燕那边可热闹得很，而他所要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。

安宁脸上浮出一抹笑容，眼底有一抹精光一闪而逝：“好，但凭王爷做主。”

“呵呵，宸王殿下，不急不急，皇上还有一道圣旨，是下给宸王殿下您的呢。”宣旨太监笑着展开了第二道圣旨，“奉天承运皇帝，诏曰：宸王苍翟，才能卓越，朕近日政务繁忙，特宣宸王进宫伴驾，随侍左右，且命其主持秀女的甄选，钦此。”

苍翟越是听到后面，眉心皱得越紧。

“宸王殿下，请接旨。”太监恭敬地将圣旨送上，见苍翟许久不接旨，太监诚惶诚恐地提醒道，“宸王殿下……请接旨。”

如此提醒了多次，苍翟依旧站在那里，根本就没有要接旨的意思，气氛顿时变得诡异。

“王爷，快接旨啊！”安宁碰了碰苍翟。

苍翟正要说出拒接的话，安宁却先他一步将圣旨接了过来，热络地对那太监道：“劳烦公公了，还请公公回去禀告皇上，就说，宸王殿下愿为皇上分忧解劳。”

“宁儿！”苍翟冷声叫道。舅舅那么多的朝中大臣，又怎会必须要他去伴驾解劳？

“是，奴才遵旨，王妃请放心，奴才一定将此话带到。”太监忙插口道，不敢逗留，立即带着人匆匆出了宸王府。

大厅中，苍翟还一脸哀怨地看着安宁。宁儿为何非要接下这圣旨？自己进宫伴驾，那如何去皇室宗庙陪宁儿？

安宁将圣旨放在一旁，挽着苍翟的手臂：“不过是一个月而已，一个月之后，我就回来了，到时候，皇上那里若是还没有忙完，宁儿就请旨进宫，和你一起伴驾，如何？”

“一个月，不短。”苍翟皱着眉，抬手摩挲着安宁的脸颊，“况且舅舅他……”

“可宁儿都替你接旨了，若是你不干，那宁儿……”宁儿脸色垮了下去，满脸为难，

“那宁儿就将圣旨送回给皇上吧！希望他看在宁儿是他外甥媳妇的分上，不要重罚才好。”

接了的圣旨，从来没有送还的道理，宁儿这一去，怕是要受罚的，苍翟又怎能看安宁受罚？忙拉住要走的安宁，双臂紧紧地从身后将她圈在怀中：“我领旨就是了，真是拿你没办法，你一个人去宗庙……”

“哪里是一个人？宁儿是陪皇后娘娘去。”

三天很快过去，三天的时间里，苍翟大部分时间都陪在安宁身旁，便是那小部分时间，都是因为安宁陪着碧珠，他才没有跟在身边。

皇后已经替碧珠和飞翩选好了日子，不多时，二人就要成婚。

这日一早，安宁和苍翟一起到了皇宫。皇宫中，皇后早已准备好一切，就等安宁进宫，跟她一起出发。当然，崇正帝也在场相送，二人看到安宁和苍翟二人依依不舍的模样，不由相视一眼，甚是满意。

“好了，翟儿，先将宁儿交给本宫，本宫会替你照顾好，不过是月余时间，很快就过去了，你若有空，到宗庙去看看宁儿，顺便也看看本宫。”皇后娘娘上前，促狭地道，将安宁拉到自己身后。

有空便到宗庙去看看吗？崇正帝、皇后、安宁都知道，这空闲，崇正帝是绝对不会让苍翟有的。

“我会来看你，一定。”苍翟大步上前，将安宁揽入怀中，坚定地宣誓。

“好，我等着你。”安宁缓缓开口。

“该出发了，皇后，你可要照顾好宁儿。”崇正帝看向安宁，眼中多了几分佩服。

在苍翟不舍的目光中，安宁和皇后娘娘上了马车。

皇室宗庙在京城外，几个时辰的路程。一路上，安宁和皇后娘娘在马车里闲聊，不多时，一行人到了宗庙。安宁和皇后娘娘进了宗庙，到了她们住宿的院中，赫然看见一袭紫衫的俊美男子，站在迎风口，倒有几分遗世独立的味道。

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妙手公子。

安宁那封信送到炎州，妙手公子并不在医馆内，但医馆的人发了紧急信号，妙手公子接到消息之后，马不停蹄地从西陵国赶了过来。

“到底是什么事这么急？我还以为是有人要死了，等着我救命呢！看你这模样，倒是健康得很啊！”妙手公子挑了挑眉，上下打量了一番安宁，看她没事，才翻了个白眼，“火急火燎的，甚是打扰了本公子追妻的大事，快说，到底是谁病了？”

安宁嘴角扬起一抹笑意：“妙手公子，没有谁病了。”

“那你将我唤来做什么？喝茶吗？”妙手公子脸色沉了下去，他一路可是两天的路程用一天来赶。

“不过安宁确实有事情需要妙手公子帮忙。”安宁对上妙手公子的视线，没有将他的不悦放在眼里，“安宁想请妙手公子动手，替安宁去除胎记。”

妙手公子那原本略显不悦的脸僵住，看安宁的神色变了又变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是他听错了吗？去除胎记？

“你没有听错，安宁是想妙手公子出手替安宁去除胎记。”安宁嘴角微扬，云淡风轻的模样，似在谈论着再轻松不过的事情罢了。

“你可知去除胎记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”妙手公子微微敛眉，神色严肃起来，眼中对安宁更多了几分探寻。

“妙手公子的医术，天下无双，这事情对你来说，不过是小菜一碟。”安宁挑眉，她又如何能不知道去除胎记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所以，她才找了妙手公子。

“你……不怕疼？要去除胎记，可是要硬生生地将那表面上的肉给割掉。你一个娇滴滴的女子，还是算了吧！”妙手公子甩了甩衣袖，双手背在背后就要走，只是，他刚走出两步，却听到背后传来安宁的声音。

“妙手公子是对你自己的医术没有自信，还是对安宁没有信心？”安宁眸光微敛，眼中依旧是一片平静，“如果是后者的话，那妙手公子可以将心放回肚子里，别忘了，‘二公子’可从来都不是一个娇滴滴的女子。”

妙手公子顿住脚步，转身看向安宁，眼中神色变幻。是啊！这宸王妃可是曾经的二公子，表面上看似娇弱，不折不扣的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深闺小姐，可她的内心怕是有比男子还要大的坚韧。可想到那过程，妙手公子依旧有些为难。

“哼，本公子可不管什么信心不信心的。别忘了妙手公子的怪癖，我说不出手，就是不出手。”妙手公子冷哼一声，希望借此打消安宁的念头。只是，他毕竟和安宁相交不多，太不了解安宁。安宁坚持的东西，又怎会有动摇的道理？

她是下定了决心要去除这个胎记。对于这个胎记，她是一定要去除的，不仅仅是为了苍翟，同时也为了她自己。

便是她自己心里，也不愿和凤家有丝毫瓜葛。想到凤倾城，安宁的眼底划过一抹阴沉。

收回神思，安宁扬起嘴角：“妙手公子莫非食言了？你曾答应过我，用得着你的地方，随时开口，才过多久啊，这话就不管用了吗？”

是的，这是妙手公子亲口承诺安宁的。这也是为什么，安宁只去了一封信，便能让这个以自己心情给病人看病的妙手公子，亲自赶来京城。

安宁留意着妙手公子的神色，见他脸色僵了僵，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“也罢，我安宁也不是强人所难之人，既然妙手公子不愿，那就算了，看来，我只能找其他的医者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妙手公子上前一步。这一刻，他看到了安宁的决心。他完全不会怀疑安宁的话，自己若不能如她的愿，她也一定会按照她所说的，重新找到大夫，直到去除了胎记

为止。

要说医术，四国大陆上，他妙手公子若认了第二，就没人敢认第一。活死人、肉白骨虽然略显夸张，但他确实有让枯木逢春的本事，不然又怎会叫妙手公子？

看着安宁，妙手公子沉吟片刻，终究还是开口：“割肉的时候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，痛的时候，可别哭爹喊娘的。”

安宁眼底划过一抹精光：“你放心，我手上的麻药可多的是。”

妙手公子冷哼了一声：“这两天，你自己调整好状态，我做些准备，三天之后手术。”

“好，银霜姑姑，劳烦你挑选几个机灵的宫女，伺候妙手公子的起居，可不能怠慢了。”安宁温婉地开口，徐徐的语调带着笑意。

“是，宸王妃请放心。”银霜点头，立即按照安宁的吩咐，转身从队伍中的百来个宫女中筛选了起来。

皇后娘娘一早就有准备，她这次带来的人，好几个都是太医院的女医侍，目的就是协助妙手公子，好好照顾安宁。

确定了日子，安宁在宗庙住了下来。去除胎记的前一天夜里，安宁沐浴完毕，房间里还萦绕着一股浓郁的水汽，安宁最后一次对着铜镜，看着自己后腰上的那个红色的月牙胎记，手拂了上去。

明日，这胎记便不会继续在她身上。凤家女子的标志？她安宁可不稀罕！

拉上衣衫，安宁再也没有看那月牙胎记一眼。

翌日一早，妙手公子不紧不慢地沐浴焚香后，才进了屋子。屋子里除了安宁，还有银霜以及几个手脚利落的宫女。

妙手公子看安宁已经趴在榻上，她仅仅是后腰露出小小的一部分，那个月牙胎记赫然在目。

“妙手公子，麻烦你了。”安宁朝着妙手公子点了点头，她早已在后腰处扎了银针，此刻，那里什么感觉也没有。

妙手公子挑眉，果然不愧是二公子，便是这个时候，都依然这么轻松。也罢，既然他同意替她去除胎记，那他就要做得尽善尽美。眸光微敛，妙手公子好似换了个人，严肃且认真。命人端来了几盆清水，妙手公子将手伸入盆中，那双手修长而白皙，看着本就已经很干净，他依旧一点一点地搓洗，不放过每一个角落。

房间里静得只听得水哗啦的声音。终于，在众人的目光中，妙手公子洗好了手。将所有的器具都消了毒，一切准备就绪，那修长白皙的手，握着一把锋利无比的小刀子，妙手公子最后看了一眼安宁，刻意将那刀子递到了安宁面前，淡淡地开口：“现在喊停还来得及。”

安宁看着那明晃晃的小刀，聪慧如她，又怎会不明白他的意思？

“不就是让你割一块肉吗？你动手便是，妙手公子何时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？”安宁敛眉，嘴角扬起一抹笑意，似在告诉他，不用想着打消她的念头，她不会半途而废。

妙手公子皱了皱眉，下一瞬，妙手公子眼神变了变，看着那胎记，整个人好似眼前只有那一点儿东西，全心投入到了他要做的事情当中。

妙手公子不愧是妙手公子，仅仅是片刻的时间，就已将那胎记切除，敷上了药：“好了，这一个月之内，伤口会彻底愈合。放心好了，本公子看在你算是救了本公子一条命的分上，给你用了最好的药，保证一个月之后，原本切除胎记的地方，会和你身上其他地方的肌肤没有半分出入。”

“如此，谢过妙手公子了。”安宁依旧趴在那里，银霜亲自在一旁将其他的東西都收拾好，小心翼翼地在一旁伺候着。

妙手公子洗了手，走到一旁的椅子上坐下，命人送上了热茶。那双晶亮的眸子微微闪烁着，妙手公子竟坐在那里泰然自若地喝起茶来。

他的目光时不时地扫向安宁，似是在等待着什么。

终于，那张原本闲然的绝美小脸，此刻已经开始渐渐发生了变化。喝着茶的妙手公子一挑眉，丝毫没有掩饰他那看好戏的心思，心中暗道：哼，方才有麻药，你倒是觉得没什么，现在麻药退了，看你如何咬牙坚持！

麻药开始失效，安宁微微皱眉，但这痛对她来说，却丝毫都没有放在眼里，能够去除胎记，痛一下又算什么？生死之痛，她都已经经历过，又何惧这么一点儿痛？

从此之后，她若不承认，谁能证明她是凤家女子？

眸光微闪，脑中浮现出苍翟的身影，眼神变得柔和，眼前呈现出她和苍翟从认识开始的一幕幕，似转移了注意力，那痛也模糊起来。

妙手公子斜睨了安宁一眼，原本他是想看到她因为麻药失效受痛，可此时他看到的安宁，哪里有丝毫痛苦的模样？看那样子，似乎还很享受。妙手公子怔了怔，看了安宁许久，最后才得出一个结论：此女子，非常人也！

手一扬，妙手公子呵呵地笑了起来，将手中的茶杯放在桌子上：“宸王妃，好好养伤，以后每日清晨，在下会来替宸王妃换药。”

说罢，便一甩衣袖，大步走出了房间，脑中想着那一抹艳丽的火红，妙手公子不由得微微皱眉。看来，他得过一段时间，才能再去西陵国了。

一连几天，安宁几乎感受得到创口在渐渐愈合，去掉了凤家女子的标志，她的心情极轻松。皇后娘娘每日诵经后，便会特意来看她。妙手公子每天清晨来换药，一切都让安宁十分满意，只是，她的脑海中时常会浮现出苍翟的身影。她发现，若是分别月余，实在是一件折磨人的事。

自安宁和皇后娘娘去了宗庙的那日起，苍翟进宫伴驾。不知为何，崇正帝从来都不会勉强他去做任何事情，但这次，哪怕是能够交给官员们做的，丝毫没有难度的，崇正帝也是派苍翟去办，就连晚上崇正帝看奏折，还特要苍翟陪他一起看。精明如苍翟，又怎会感受不到崇正帝的不寻常？只是他却没有点破，他知道舅舅不会害他。

想到自己的计划，北燕国如今的形势，是该他出现的时候了，知道自己不能为舅舅多做什么，所以他才一直沉默着，听凭崇正帝差遣。

只是，苍翟手中拿着奏折，却实在是想念着宁儿。

这个时辰，已经是深夜，宁儿该睡了吧！

苍翟听到不远处传来的均匀的呼吸声，不由皱眉，顺眼看过去，坐在案桌前的崇正帝，此刻正耷拉着脑袋，似乎已经睡了过去，苍翟眉心皱得更紧。他放下奏折，起身走向门外，对着守夜的太监总管吩咐道：“皇上累了，将皇上安置在榻上，让他好好睡吧。”

说罢，高大的身躯便越过了太监总管，大步离开，步子中隐隐透着几分急切。

太监总管忙追上前：“宸王殿下，你这是去哪儿？皇上交代了，宸王殿下若是累了，就在隔壁的房间休息。”

苍翟转身看着诚惶诚恐的太监总管：“皇上没说要软禁本王吧？”

“这……”太监总管心中咯噔一下，这宸王殿下的语气透出了冷意，饶是他这个伴君多年的老手，浑身都蹿过一阵凉意，扯了扯嘴角，堆满了一脸的谄媚，“宸王殿下说的哪里话？皇上怎么会软禁宸王殿下？皇上是担心宸王殿下多日操劳，所以才……”

苍翟冷冷地看了太监总管一眼，大步走到太监总管口中所说的那个隔壁房间，推门而入。寂静中，苍翟听到身后太监总管松了一口气的声音，嘴角却扬起一抹诡谲。

关上房门，苍翟走向窗户，开窗，轻轻一跃，苍翟便出了房间，随即灵活的身体便跃上房顶，在这静默的黑夜之中，没有人发现他竟出了皇宫。

今晚，他无论如何都要见到宁儿。

苍翟出了皇宫，很快回到了宸王府，直接去马厩牵了最好的马，朝着宗庙飞奔。宗庙离京城足足几个时辰的路程，当苍翟赶到宗庙之时，已经过了四更天。

安宁的房间门倏地被推开，脚步声轻不可闻，高大的身影朝着床缓缓走近，借着外面淡淡的月光，苍翟看清了床上女子的容颜，刚毅的脸上绽放出一抹笑容。苍翟伸手抚着安宁的脸颊，又触碰到那熟悉的肌肤，心满意足。

此刻，他迫不及待地想将安宁搂入怀中，但看到她熟睡的模样，却又不忍心将她吵醒。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，苍翟坐在床沿儿，看着侧躺在床上的安宁，静静地。外面天色渐亮，苍翟眉峰不由得皱了皱，深吸了一口气，俯身在安宁脸颊上印上一吻，蜻蜓点水，但那细腻的触碰所传递的思念与爱怜，却分外浓烈。

万分不舍地离开安宁的脸颊，苍翟终究还是起身，只是，刚起身，却听得身后传来那熟

悉的嗓音。

“苍翟……”

苍翟顿住脚步，以为安宁已经醒了，他猛地回身，却只见安宁依旧闭着眼，口中在喃喃着：“苍翟……等我……”

等她？苍翟莞尔一笑：“宁儿，等我，明晚我再来！”

苍翟深深地看了安宁一眼，才起身大步走出了房间。

天色渐渐亮了，京城和宗庙那条道上，锦衣男子策马狂奔，而宗庙里，女子赫然睁开双眼：“苍翟……”

只是睁开眼后，目光所及之处，却并没有看到那熟悉的身影。

“王妃，您醒了吗？奴婢进来伺候您洗漱梳妆。”门外响起银霜的声音，显然是听到了安宁的叫声。

安宁敛眉：“进来吧！”

安宁起身，抬手轻抚着自己的脸颊，是梦吗？可为何她却感觉到苍翟的手真的拂过她脸颊一般，那样真实。

安宁洗漱完毕，坐在梳妆台前，任银霜梳头：“银霜姑姑，昨晚院子里有什么异样？可有人来过？”

银霜轻轻一笑：“王妃是想宸王殿下下了吧！皇上昨日里来信了，说宸王殿下这些时日，都是三更之后才睡，天亮时就起了。中途这点儿时间，便是王爷不睡，也是赶不到宗庙来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安宁口中呢喃，可直觉却告诉她，苍翟似真的来过。

安宁越到后面，越觉得自己的感觉是正确的。几乎每天早上醒来，都会感觉到屋子里的空气中，似弥漫着苍翟身上的龙涎香香气。

这日，安宁如往常一样睡下，却在睡之前，特意布置了一下房间。到了四更天的时候，原本就刻意浅眠的安宁，被那微微的动静吵醒。房间中，脚步声轻不可闻，但她却感觉得到那人正在朝她靠近。

黑暗中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安宁知道，这些时日，自己的猜测并没有错，果然是苍翟。

安宁想睁开眼，但想到自己还未痊愈的创口，若让苍翟察觉……斟酌片刻，安宁依旧闭着眼，感受着苍翟的手在她脸上轻轻摩挲，偶尔俯身印下一吻，让她脸红心跳。

终于，外面天色渐亮，苍翟才如往常一样离开。不过，苍翟离开之后，安宁的眉毛却皱得更紧了，苍翟赶回去天该亮了，他不就连半刻也没有睡吗？

这意味着什么？苍翟这些天来，都没有睡过吗？

安宁起身，还未来得及洗漱，便让银霜准备好了纸笔，快速写下一封信，交给一脸疑惑

的银霜：“呈给皇上。”

银霜没有丝毫怠慢，忙让人将信送回皇宫中。

崇正帝看着信上的内容，脸色越来越难看，翟儿竟然……目光扫了一眼在一旁看着奏折的苍翟，眼中神色变化。这小子，不就是分开个一月半月的吗？倒也让他如此大费周折。

看他眉宇之间流露出来的疲惫，崇正帝暗地里叹了口气，想着这些日的异常，崇正帝恍然大悟，难怪他这些天每到了上半夜，就抵挡不住疲倦，只怕是苍翟动了手脚。

崇正帝出了御书房，不多时，回来后脸上带着一丝诡异的笑。崇正帝刚坐下，宫女便送上了热茶和点心。

“翟儿，先喝杯茶，吃些糕点，这是朕刚让人从宫外八珍阁中买回来的，你尝尝如何。”崇正帝说着，端着热茶喝了起来。

苍翟本不想吃点心，却听得“八珍阁”三个字，下意识地拿起一块糕点。

只是，在他吃下一块后，身体似陷入了疲倦的深渊，如潮水般的倦意席卷而来，仅仅是片刻，就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
崇正帝看着苍翟紧闭的双眸，嘿嘿一笑：“这小子，这么些天不睡觉，你以为你是铁打的吗？”

从那天起，苍翟就没有出现在宗庙之中，半月的时间很快过去，这日，皇后娘娘一行人提前结束了斋戒祈福，启程回京城皇宫。

临走时和妙手公子告了别，妙手公子告诉安宁，若有事直接让人送信到西陵皇宫。

安宁觉得诧异，细心地观察着妙手公子的神色，那模样，似要赖在西陵皇宫一般。安宁本要探寻，但妙手公子却立即翻身上马，策马而去，丝毫没有给安宁询问的机会。

安宁莞尔一笑，便也作罢。

一行人到了京城，皇后娘娘专程将安宁送回了宸王府。

皇宫里，苍翟正办好事情回来，刚到御书房，却看见皇后娘娘和皇上正喝着茶，苍翟心中一怔。

“宁儿呢？”苍翟急切地开口问道，喜形于色。

皇上和皇后相视一眼，皇后娘娘呵呵笑道：“宁儿自然是回宸……”只是，她的话还没说完，苍翟就已经消失在了眼前。

苍翟骑马一路狂奔，到了宸王府，见到下人便开口询问：“王妃呢？”

“王妃回房了。”下人答道。

苍翟得到答案，立即朝二人的房间奔去，不多时，苍翟便到了房门外。

门被推开，屏风后的安宁听到动静，脸上绽出一抹笑容，脚步声朝着自己靠近，似到了屏风之后，安宁眼底有一抹诡谲一闪而过。

苍翟看着眼前的美景，女子浸在浴桶中，水下的春光若隐若现，如玉的肌肤在水雾中分外诱人，呼吸一窒。而此时，水中的安宁却突然站起身来，丝毫没有避讳苍翟的目光。

安宁这一站起来，身后的苍翟倒抽一口凉气，安宁很满意他的反应。浑厚喑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“宁儿……别着了凉……”

苍翟皱着眉头，他不想让宁儿着凉，心里却希望继续欣赏这美丽诱人的风景，手抬起，缓缓朝着安宁靠近，似是要触碰那多日不见的身子。

只是，他的手还在半途，背对着他的安宁便递给他一块干净的帕子：“可以帮我把水珠擦干吗？”

“可……可以。”

苍翟接过锦帕，手中的锦帕，从她的双肩一直往下，只是下一瞬，他的手却倏然僵住，苍翟的目光依旧停在光裸的背上，只是，他所看到的，却让他脑袋片刻空白。

没有了……那白皙的肌肤上，原本的红色月牙形胎记，竟没有了！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苍翟脑中浮现出一些画面，联系起许多事情。精明如苍翟，心中隐隐有了猜测，不过，他却不愿相信这猜测是真的，因为……

安宁转身，对上苍翟震惊的双眸，前面的美景比方才苍翟所看到的更美，更诱人，只是，他此刻却没有心思去欣赏，他只想确定自己的猜测。

“宁……”苍翟握住安宁的双肩，刚开口说出了一个字，下一瞬，安宁便没有给他继续说下去的机会。

安宁猛地凑向苍翟，猝不及防地吻住了苍翟，这样的主动与热情，让苍翟微怔，他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却舍不得松开安宁。

心中依旧有疑问，但苍翟也在回应着安宁，只是，正当他深陷其中，唇上却传来一阵刺痛。苍翟微微皱眉，安宁竟在他的唇上重重一咬，甚至还渗出了些微血丝，这一咬，丝毫没有口下留情。

唇分，安宁双手依旧挂在苍翟的脖子上，看他疑惑且委屈的模样，禁不住好笑。安宁挑了挑眉，严肃地道：“谁叫你前段时间不好好睡觉，偏偏深夜要去看我；谁叫你偷偷亲我，却又不让我发现；谁叫你明明知道我是凤家的女子，却又不和我说。方才那一下，是对你的惩罚。”

安宁话刚落，便被拉入了一个坚实的胸膛，感觉到苍翟身体的颤抖，耳边响起苍翟的声音：“我认罚，你怎么罚我都行，我认罚！”

苍翟搂着安宁，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，只能将她圈在怀中。

只是，安宁又怎真的舍得罚他？轻抚着他的背脊，安抚他颤抖的身体，嘴角扬起一抹笑意，咬牙道：“我已经惩罚过了，这次便放你一马，若有下次，定不轻饶！”